

隋

書

十

持進 臣 魏 徵 上

明克讓

魏澹

陸爽 侯白

杜臺卿

辛惠源

柳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南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筮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帝即位復徵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書樂書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一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為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為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及琅邪王儼為京畿大都督以澹為鎡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

汪便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言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曰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諡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
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
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
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
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
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
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
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
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
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
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
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
比之春秋謬之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
云春秋者文既摠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豆紀傳者史氏
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僞故繼而述之
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二曰孫盛自謂鑽仰
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
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
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
計在身行跡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
唯覺繁大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言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
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
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
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
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摠管府記室涑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
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
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

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問其名
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
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
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
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
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奉節初爽之為洗
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
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歎爽云我孫制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屬
感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貢坐除
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未才為儒
林郎通悅不持威儀好為詖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
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曰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
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
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

其薄命著姪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
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
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內祖
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
名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龍膏不堪吏職請
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載
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凝學業不
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瞻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
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為起居舍人

辛真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
丞息源沈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
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平術皆一時名士見真源並虛襟禮敬
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為兼負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

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惠源曰弱齡好古
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
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聘足
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
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
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詔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為中郎惠源辭不
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樹藝鬱鬱不得志
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惠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
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素惠源備為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
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秘書監牛弘以惠源才學顯著奏與著
作郎王邵同脩國史惠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任
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為掾後轉
諮議大夫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
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詵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恢梁侍中父甲
都官尚書詵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卅萬卷仕梁釋褐著作
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
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詵
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
餘人以充學士而詵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
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詵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
為庾信體及見詵言已後之體遂變仁壽初引詵為東宮學士加通
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詵言尤俊辯
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諠詰由是彌為太
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
大悅賞賜優洽濟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
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
輿會輒遣命之至輿同榻共席恩甚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

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誓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
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
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
行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
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
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
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
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
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惣舉秀才對策高第
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仍
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眉館
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
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龍裘

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於
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
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四匹從
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
賜醺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
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
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鳳之后玉鍾玉
斗而降金版金勝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
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雉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
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
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減昌其
會縣區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
之宮無聲之樂綴北惣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
為百姓月接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辯

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頰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
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各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頰
團膏激醴牛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
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
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
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白爵
主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斑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
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樞刷采青蒲將翔赤
芻王八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且聞兼留暈翟之鑒終古曠世
未或前聞福召冥徼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
統時至尊末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
載止當辰寧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
之休勸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
止日傍占云二精之志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月黃爵集昔者

集泰時之

皇

白之宮

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車之府並旁觀

迴囑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
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
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似
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
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次貞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公
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定於鏢我君武義迺武文教
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
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祗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早丹
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劭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宮五靈
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
屨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綏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
方涑管絃頌歌不足蹈舞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
甚悅曰我見神雀共自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

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豪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
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
七錄更製七林各為摠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
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
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
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
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嚴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
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
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異州道大使以稱旨
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
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舉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
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以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
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一欲釋之
付議虛實

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唯

不造日關於官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
分造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茲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色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
數月述諧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虞世基素充蔡穆等
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
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
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
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
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為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
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
心與崔祖濟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
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
烘棊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以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
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

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後干戈指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一致革命初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之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乘四名之別檇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變五勝相公俱稱百公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御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魏魏可為稱首屬陰戎入穎錫胡飯洛沸懸磔躡三季所走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窮成孤兔之場三季義碎去之羊之手福善積而多福仁義在下

國之當天四皇與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已懷還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野皆殘不存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隳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艾素慕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拙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擲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書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

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
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謂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日
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
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沫者必絜其源正
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
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侵壞人多賦賄唯文博不
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
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若
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
故何為者又云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
道屢空工人謂其怙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
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
者百爾文博本為儒學後讀史書於者子及人尤所該洽性長議
論

史曰曰時克言委漢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即稱燕趙之後官
曰東南之美所在曰寶成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
且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
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列傳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楊三子

楊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楊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臂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殺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相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官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召昭召昭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言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帝極於命幸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

其亡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上謂無數體素肥心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盧世基為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與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帳綽宵載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云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筵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祀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微猷播長久平夫地其辭曰履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騰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蕤先路易奔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工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冲益慎壽畿千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惟

展清秘親賢九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
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綠車
遶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謬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
養德恭己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
德溫溫審詢炯戒齊箴留連王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
問金相宜綴景福永祚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冠
祐遠搖山之頽壤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
深憫摧具僚其如嗚呼哀哉迴環氣朔桂井居諸沾露露於珠
圓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惟殿虛鳴
將寧甫寤長違望苑渡涓涓於造舟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
追顧龍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
即潛隧之幽深零夕煙而稍起慘落星而將沈聽哀鴻之悽楚
潭木之悲吟紛徒念之而淚杖欷縷并以零粉嗚呼哀哉九地黃泉
尸之白日唯金石之能久終天喪平長里敢圖芳於家素未飛
而騰實帝深追慎有子三人卓如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俊小
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俊字仁安敏善美姿儀煬帝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
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
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字文化及越王巡幸時
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銍千牛宇文昂等穿芳林門側水竇
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等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
以見帝為司官者所過音不得聞俄而難作為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越王帝母巡幸侗
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兵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
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心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
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旱津右
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惣留臺事字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
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帝

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
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
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今左驍衛大將
軍盧楚亦內史今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
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
雒陽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字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
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伺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
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今魏國公
今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
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
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
芼莫不盡入提封為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
移風易俗智周寰宇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
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
觀停鑿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豐起非常逮於
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兔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
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字文化及世傳
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
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消塵之益化
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
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
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
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
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為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
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大戎
之於周代豐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
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
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

黼辰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胃銜冤誓衆刃浹治兵指日邁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殺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龍言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壁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斬是觀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七庶唯天鑒孔躬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詅東拒化及

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詰伺所陳謝辭情哀苦伺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伺無所關預伺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摠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伺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伺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捐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伺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伺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人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伺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爲洛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自立伺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懌因勸世充害伺以絕民望

世无遣其姪行本齊鳩詎伺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伺知不免請以
毋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
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偽諡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胄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為高祖所愛開皇中立
為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
拜揚州總管以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
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道尋轉豫州牧俄而元
德太子薨朝野注望成以暕當為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
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
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
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
行多不法遣高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
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
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曹之仲錡智偉二人詔隴西擢多者

胡青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遠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
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
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
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殿中折鐵者
以為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於後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
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
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出境有
伊闕令皇甫誦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
王氏善歌嘗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
希曰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
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
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召
相工人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王貴不可言
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

挾存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比其父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陽元
疎府容比目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疎
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疎自是恩寵日甚雖爲京尹
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將一人監其府事疎有微失武貴
輒奏之帝亦常慮疎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疎每懷
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疎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
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比皆無頭疎意甚惡
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疎
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疎疎時尚卧未起賊旣進疎驚曰是何人莫
有報者疎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
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疎音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
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
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
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
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
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
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比是豈嘗之今灸願聽
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爲其停灸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
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滿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二敵慧
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傲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
君臣之勤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特進臣魏徵上

崔仲方

于仲文兄顯

從父弟

段文振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宣猷周小
 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
 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
 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
 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
 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
 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內
 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
 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
 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
 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

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眾望有歸
 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又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穎議正朝
 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
 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
 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
 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二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
 州南至勃出嶺餘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
 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為號
 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
 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
 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
 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
 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
 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

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
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
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人正午爲鶉火未爲
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
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
神叶契陳旣主昏於上民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
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
芻蕘所見翼申螢燭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怙
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
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今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
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
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
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
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
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
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礪
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
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
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
方代惣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
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
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
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
聰敏髫鬣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

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
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
禮略通大義及長個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為名公子起家
為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
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儒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
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
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
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字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
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言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
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擢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
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守高
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
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眾
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回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
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
僧伽敬子哲率眾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
城西門潰圍而遯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
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
內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
軍摠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
承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摠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
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
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
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負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為
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
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
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佗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
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

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迴將
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荻隄去梁郡七里誘擁衆
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
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
郡迴守將劉子寬弃城逃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
免初仲文在荻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
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
資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
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
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
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曹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
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
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官蜀公今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
文簡精兵爲建迴旗幟信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
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
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
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
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
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
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
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
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官同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
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笞囚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
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
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
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

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鳴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推劉寬於梁郡破壇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五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

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摠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陣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朕廟庭龍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莫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宸衷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置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摠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遏虜虜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

從金河出白道遣摠管平明等元浚賀蘭三呂楚段諸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薄故系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摠管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浹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摠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摠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奏主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摠管討之時三軍之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諱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叅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其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

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
渌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
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
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
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
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
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
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
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使在一
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
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
薩水宇文述以兵餒返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
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恙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

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覽見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字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李
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官伯郢州刺史大象
中以水軍惣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顓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
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奔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
壽陽復引師圍碭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迴
之反也時惣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閤內詐得心
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
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
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欬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
曰文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迴
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惣管陳將錢茂和率
數千人襲江陽顓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暉燕合兒等襲

顓顓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關稱兄無罪上
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爲開
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
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重亨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摠管任國公高祖爲丞相尉
迴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
入朝上爲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穆重少
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
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
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
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及
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
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
恩惠後檢校江陵摠管州人張頴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重上

嘉歎良久今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爲熊州刺史並
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
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爲宇文護親
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
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
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刃劫之相貴不敢動
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
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勲將拜高
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
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駕揚州摠管
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迴作亂時文
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
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

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繼
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
坐勲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摠管改
封龍崗縣公安厥犯塞以行軍摠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還
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摠管及平江
南授揚州摠管司馬尋轉并州摠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今
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摠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
塞文振以行軍摠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
正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
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
舊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
行軍摠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
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晉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
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
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且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
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摠管煬帝即位徵
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
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
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
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
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
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
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
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
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
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今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
今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
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

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
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
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
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
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
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
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
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
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
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
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
中為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
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筆弄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
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
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
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
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列傳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

特進臣魏徵上

宇文述

郭衍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爲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象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撫萬機召爲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迴遣將李雋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迴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楊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擒而蕭

瓚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旣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爲遥蕭巖蕭瓚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瓚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瓚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瓚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瓚大敗之斬瓚司馬曹勒义前軍復陷吳州瓚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諱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今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

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蓋曰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

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其餘黨定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料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

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今馳驛赴河陽發諸郡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

將至懼而西遊將圖關中述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閔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泣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今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

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具數其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音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目冷述曰然乃製被頭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為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勸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可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為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為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卑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

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

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為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詞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吐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迥之起逆從卓孝實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迥遣弟孺勤為青州總管率青齊之眾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惇於齊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惇於陣勤遂遁去而惇

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安厥犯塞以衍爲行軍摠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徼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舩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振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摠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諱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摠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黠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摠管王集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

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摠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眞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贈賜甚厚諡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譽譽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躬
行以水濟水如暗如卓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
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
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列傳

六

列傳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諳原州刺史父諒
 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
 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
 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
 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
 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
 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瑯琊郡公邑二千戶
 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
 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母事諮詢不致違於法

使險行長步其後王穿池起山韶既還自鎖而請
 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官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
 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祖支度道遠無所
 擁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諱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秦以後
 事歲餘得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稚出藩遂能克平矣越綏
 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綉五千段
 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
 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
 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
 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殫竭但
 神化精微非驚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系朝綱耳上勞而遣
 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
 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

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對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昭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三洞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累尚書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頊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夫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呂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魏詔朝臣陳帝大言甚切至帝大怒守喪之朝臣

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此與同日尚可俱死其後上許巖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詔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軼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額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軼邪巖曰臣非黨軼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闈擊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母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諱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三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頊由是拜巖為益州摠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

亦如曹叅相齊之意也及嚴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闈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嚴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嚴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音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官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嚴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母以誦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惣萬機轉御史中丞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 代故事天子臨軒

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 及行本爲掌朝將進之時行本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馮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願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

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一哥其志焉雍州別駕元
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
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
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
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
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
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
其不能調護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
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音聞於外行本時在
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
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
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世此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
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道也今臣
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後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
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
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經豫洛三州刺史命陽縣公
父茂周滄充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
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
焉除為別駕尋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
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
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
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
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
為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請
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
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
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
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
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
忠謹所進成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
海稍虞必為禍始夫茲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立
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終傾晉祚李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
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
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
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
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主罪廢之日百寮

素揚眉奮肘言見容色利國宗七事以為身幸毗發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在寄隆聖
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
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
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
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
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劼具大業之
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劼具治其獄
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劼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
為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字宇文護
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搃萬機彧詞關
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
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者

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舉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堯問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潁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獸耳之義子有遊父之禮豈容外明既設內閣又施事言不行須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禱上嘉其婁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白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焉

聞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云云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恩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今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庠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推行本禮實身其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熾爾之親冒此苴纒命彼偷程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速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執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詠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

政施化不為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
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
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
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懈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使
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道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
酬答百司至乃日昃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
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
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
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
之後以忤言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物
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
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情慚無敢忤者嘗以少謹勅送南臺素恃不
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

列傳三

十一

卷之三

之罪素遽下殿據案而坐立主於庭辨詰事狀素曰太極之日
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
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
之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暇作
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
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
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娼為歡娛用鄙褻為
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袂服靚粧車馬填
噓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
男女混雜縹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
有由來因循弊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
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
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
州奏免長吏賦汗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

之賜絹布二百匹。檀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有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疊以功拜。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

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母有奏請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宥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門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宣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宣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宣。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音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

今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曹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鵠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后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太夫以行軍長史從肅孝實征淮南屬意程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削遷革豈天道歟

倪由是廢于不關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

轉貝州長史便有能名仁壽中肅見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

頗俱廢黜遣使上書曰巨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

聞奏竊見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

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

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

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

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

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

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問之謂左庶子張

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

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

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

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領表禁選
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其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
之為立廟於鄞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茲邪為之
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刑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
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
亦難乎元巖主詔任當彼相並見嚴懼莫敢為非塞謬之風有足
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縶氣慄豈可越道
綽之居大理因固無冤柳或之與憲甚惡邪曰肅然不畏強禦東
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其
陳既犯忤龍鱗固知釐婦憂宗周之亡也女悲太子之少非也
也方諸前載有閭箕之風焉

特進臣魏徵上

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衛文

劉權

樊子蓋字華宗，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
 工部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
 北陳二郡太守，貢外散騎常侍，封宜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
 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
 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
 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高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
 授肅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官從事。十八年
 入朝，表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今還任。所遺光祿少
 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轉涼州刺史。子蓋言：「
 帝臣臣一居，領是十載於茲，大馬之壽。」

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其不襲美，乃下詔曰：「設官」

於後共治天下，實責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勁，晉副符西服，

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身，豈逾其
 性，故能治績克章，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
 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郵，
 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
 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
 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
 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渥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
 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守人之盛績。有

國之良臣巨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且識此心六年帝遊夏陽隴川宮又云故幸河西子蓋傾望鑿與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百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宜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遠東之役得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為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揚文感作逆來逼三城子蓋追河南贊治裴弘策逆等之逆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下各百戶注小育不恭子蓋又心

斬之注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負注是二事莫不戰慄將文無以仰視文感每盡說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文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述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言兩賢員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文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今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

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
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即以
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
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
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
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
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
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
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
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郝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份
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份水
之北村鳩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
之雖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
俱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政

曰子蓋臨終有何語年對曰子蓋為官惟廉而已取帝聞而
息今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蓋曰景
會葬者有萬餘人武成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佗
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
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
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
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
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
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
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
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
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孰竊騎說渡江
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

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
位上開府尋拜蘄州摠管未幾徵拜左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摠
管從晉王諱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
化以備胡湯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摠戎塞表胡虜清塵秣
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
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
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出猛氣
無前但物不遂心僮俛從事母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
早同膠漆久而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即迷
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
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巨
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脩庶得自効謬其入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
閑宮懸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旣乏名賢飛蓋之

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林鳥三三賢臣疾首祥符書
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網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
載三陽毳帳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辱
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鴛鴦寒無致遠之用朽
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
賑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
列於卒伍預聞拍蹤之規得免遐邇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
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
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焉羅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
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
叶商皓豈在管彘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爵六經
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
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
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竊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得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慕容
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
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
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
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
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
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須水兩軍
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慕容良等良列陣以
待兵未接良弃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
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四匹轉太僕卿帝
嘗賜祥詩曰伯明天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
早擿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
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雨
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膏足人下衆矣公竭誠奮一

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
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
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閒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
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
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
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
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今祥兄雲字世高弟
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
將武當縣公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元寶周涼州刺
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
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
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
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

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其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輿徒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辛酉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穀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綱紀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統整疊恥何所逃愆巨謫膺朝寄示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故之等請討大理上嘉納之

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壽每遇賊為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今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勸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擇敏為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洩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為定州總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迴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

州刺史以義臣龍裝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干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宗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深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志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音不錄二壽切拜朔州總管賜以御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熙漢王將喬鍾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時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誓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為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

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
渾主於覆表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
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
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
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眾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
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
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眾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
討之不能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六破士達斬金稱又
收合降賊八豆于甄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
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立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
將軍立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與勢
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擢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
賜以萬釘寶帶稍更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

京兆尹稱為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于
州蠻反立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
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立監督之俄
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
史以鎮撫之立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立單騎造其營謂羣獠
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
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
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
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立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
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
帝謂立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
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
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
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立獨全眾而還拜余

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諱留守京師拜為京
光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且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揚玄
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極楊素策焚其骸骨夷
其坐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由有伏兵請於陝縣
必派東下直趣何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賢子所及
於是鼓行而進既度由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
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
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
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
揚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
事主董率能罷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水碎如或大運
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
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
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逃玄遣通議大夫斛斯

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陵鄉庚字文述等合擊破之
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
乃下詔曰逆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
裏奮擊摧破醜賊且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
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
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守勇夫重閉此
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
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音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賄賂公行
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
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卧以鎮之朕為國計義
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
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
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執齋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

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
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
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諱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
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
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
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
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
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
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
路無壅當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鄴
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
先乘軍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
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
首權言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微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
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誦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言無
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微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
末羣雄並起世微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晉爲兗州賊
帥徐圓弼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
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
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
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
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
圍頌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
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覲
觀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列傳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 斛斯萬善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醺賓客恒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吐廚人搯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父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

祖每伺高祖之隙區區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為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後圓通以行軍摠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摠管長史尋轉并州摠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曰高祖善

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摠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官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摠管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粥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

以軍功加上開府驍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中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爲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音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

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鎌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摠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漏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摠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母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上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信也後數告變尚書丞嚮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涼縣遇江東反揚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凌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比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嚮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之對曰麥且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

枝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見女手中平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貴郎將錢士雄孟金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輿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節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子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子傑嗣金義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子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貴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牙郎錢傑素交友不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沈光字摠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跣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杙為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

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
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
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
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緇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
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
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
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持義勇將為
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仕之
令其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
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賊
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
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
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
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助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

將發時晨起龍蓋光語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也
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
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
事發不及被甲即籠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
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
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為所害麾下
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
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
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譏其言而壯其
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
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
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
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

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
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
擲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
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
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
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
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涇
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
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莫敢死士五百人邀
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
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揚玄感作逆黎陽進逼翟雉護兒勒
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
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元
震懼遣使執叛臣引以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
傳詔護兒旋師護兒自稱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
不令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
壤取其爲主獻捷而歸蒼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言不
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關外事合專決豈
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
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
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
轉爲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
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
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亦貴
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詔賊
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
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高俱羅焉頌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

少弱冠為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諱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
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愔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
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
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疊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
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自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
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
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楊素在
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
凶暴虐其部下今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
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
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今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
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
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相往來又從郡多府雜
物以貢獻帝不受曰

伯隱俱坐除夕下 梁伯隱山陰人 伯隱相往來又從郡多府雜物以貢獻帝不受曰
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 伯隱相往來又從郡多府雜物以貢獻帝不受曰
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
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患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慶管崇等戰
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請子並在
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
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
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則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
司直梁劭具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自有重瞳陰為帝之
所忌劭具希言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
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
文進等作亂江南盧江豪桀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
欲拒之稜謂峴曰眾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為後計

峴然之時枉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以海擊涿求國月餘而至涿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虜兩賊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逐其都邑渴刺兜率眾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擊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烏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司金紫光祿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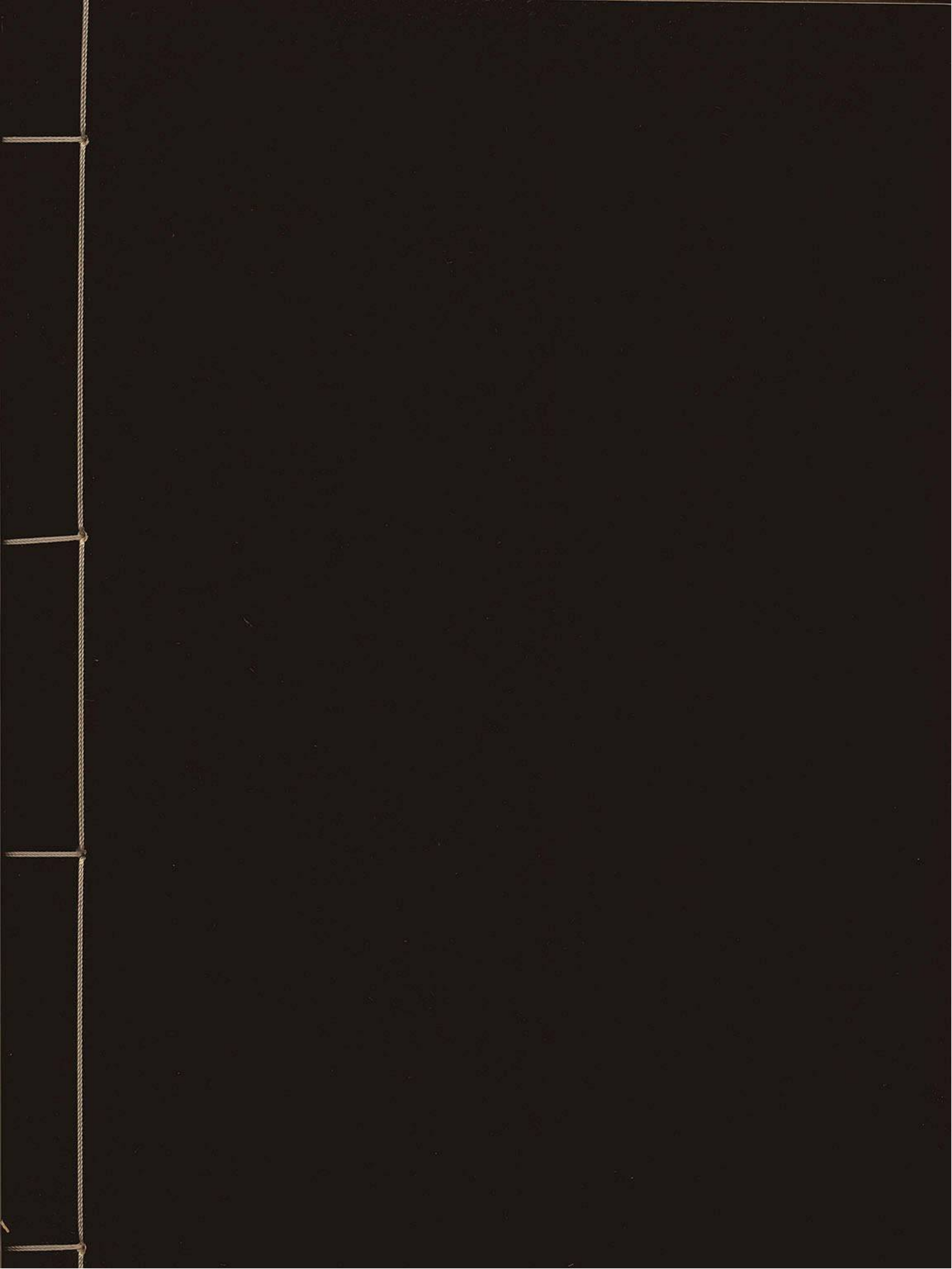
遼東稜為東萊留江之威之作亂也稜率眾萬餘人擊元斬立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王讓眾將十萬據都梁宮臨海為固柵者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龍襄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賊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衛將軍復度清江擊言賊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稜守江都移集眾稜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表其送喪慟感行路者哀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諱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書右丞神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遠東之役以功如

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
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齊并御榻問以方路辯論取賊形勢帝稱
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
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
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
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
嘗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
擊之所在皆捷深爲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
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
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
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
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
重甲敗後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音溺死焉時年五十三諡賁不
痛惜之在陳解斯苦望 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立

感頻戰有功及立感賁是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
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雁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也破
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
敢逼城十許日音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時有
將軍盧恩范賁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
三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方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
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見之
輩定和鑑杖之倫皆一時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
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昔之願快
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各豐王辯
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
子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列傳第二十九



史臣曰譽譽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
衍以水濟水如暗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
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
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史臣曰譽譽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躬
行以水濟水如暗如卓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
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
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列傳

六

列傳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

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

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三昏於上民

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

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練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

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業宣帝即位

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城郡公邑二千戶

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

練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母事諮詢不致違於法

特進臣魏徵上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諳原州刺史父諒

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

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

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

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

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

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瑯琊郡公邑二千戶

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

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母事諮詢不致違於法

使險行長步其後王穿池起山韶既還自鎖而諫

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官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

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祖支度道儀無所

擁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諱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

事歲餘仍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推出藩遂能克平吳越

解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綉五千段

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

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

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

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殫竭但

神化精微非驚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系朝綱耳上勞而遣

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

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

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對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昭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三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累尚書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須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夫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業中與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北郡丞樂運乃與觀詔朝宣帝大言其切至帝大怒守喪之明臣

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對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母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昭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三洞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其禮重之累尚書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頊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夫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業中為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魏詔朝臣陳帝大言其切至帝大怒守喪之朝臣

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此與同日尚可俱死其言上許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詔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額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母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諱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三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頊由是拜巖為益州摠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

亦如曹叅相齊之意也及嚴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闔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嚴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嚴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頌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音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官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嚴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諷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母以誦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惣萬機轉御史中丞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

代故事天子臨軒

月五日

亦如曹叅相齊之意也及嚴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闈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嚴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嚴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音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官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嚴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諷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過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母以誦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惣萬機轉御史中丞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 代故事天子臨軒

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 及行本爲掌朝將進之時行本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高祖爲承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勳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願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

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一哥其志焉雍州別駕元
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
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
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恭憚時唐令則
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
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
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
其不能調護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
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音聞於外行本時在
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
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
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

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一哥其志焉雍州別駕元
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
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
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
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
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
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
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
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音聞於外行本時在
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
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
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
正色而進曰三尊置臣於庶位者欲令輔道也一臣若欲令輔道
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後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
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
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經豫洛三州刺史命陽縣公
父茂周滄苑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
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
焉除為別駕尋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
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
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
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
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
為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請
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
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
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
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
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言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
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
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立
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終傾晉祚李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
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
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
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
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主罪廢之日百寮

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
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
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
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
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
忠謹所進成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
海稍虞必為禍始夫茲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立
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
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
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
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
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主罪廢之日百寮

素揚眉奮目言見容色利國宗七事以為身幸毗發

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在寄隆聖
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
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
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
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
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劼具大業之
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劼具治其獄
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劼具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
為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字宇文護
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以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擢萬機彧詞關
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
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者

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舉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
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
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其開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
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
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
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潁子弘德封應國公
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
賦卑之義子有遊父之禮豈容外明既設內闕又施事音不行預聞
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禱上嘉其
婣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
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白布衣備知情僞
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
上柱國和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

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舉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堯問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潁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獸耳之義子有遊父之禮豈容外明既設內閣又施事言不行須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婁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在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白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之人年垂八十鍾鳴焉

聞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云云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恩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今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廋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推行本禮實身其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熾爾之親冒此苴纒命彼偷程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速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執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詠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

政施化不為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
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
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
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懈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
取判天言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
酬答百司至乃日昃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
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
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
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臨覽而嘉
之後以忤言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物
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
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情惴無敢忤者嘗以少謹勅送南臺素恃才
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

政施化不為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
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
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
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懈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使
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宮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
酬答百司至乃日昃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
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
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
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
之後以忤言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物
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
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情慚無敢忤者嘗以少謹勅送南臺素恃不
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

列傳三

十一

卷之三

之罪素遽下殿據案而坐立主於庭辨詰事狀素曰太后之旨日
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
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
之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暇作
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
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
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娼為歡娛用鄙褻為
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袂服靚粧車馬填
噓肴饌肆陳絲竹繁會竭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
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
有由來因循弊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
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
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
州奏免長吏賦汗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

之賜絹布二百匹，璽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戎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由。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有立世稱其孝。旣免喪，又爲掌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中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位平允。考績重。

之賜絹布二百匹。檀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戎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疊以功拜。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

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母有奏請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宥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門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宣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蠶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宣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宣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音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

今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曹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鵠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后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上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肅去嘗見征陰南屬意程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臣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崩遷革豈天道歟

今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曹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鴈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后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太夫以行軍長史從肅老實征淮南屬意程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削遷革豈天道歟

倪由是廢于不關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

轉貝州長史倪有能名仁壽中肅見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

頗俱廢黜進使上書曰巨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

聞奏竊見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

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

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

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

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

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

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問之謂左庶子張

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

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下舍章殿上謂肅曰吾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

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

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領表禁選
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
之為立廟於鄞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茲邪為之
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刑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
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今求其恭肅不
亦難乎元巖主詔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寒言諤之風有足
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綆氣懷正可憐
綆之居大理因固無免柳或之與憲喜嘉嘉邪曰肅然不畏強禦東
雖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也
陳既犯忤龍鱗固知整婦憂宗周之亡也女悲太子之少非也
也方諸前載有閭箕之風焉

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領表禁選
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其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
之為立廟於鄞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茲邪為之
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刑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
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
亦難乎元巖主詔任當彼相並見嚴懼莫敢為非塞言諂之風有足
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博學可想道
綽之居大理因固無寬柳或之虞憲臺憲邪曰肅然不畏強禦東
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其
陳既犯忤龍鱗固知整婦憂宗周之亡也女悲太子之少非也
也方諸前載有閭箕之風焉

特進臣魏徵上

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衛文

劉權

樊子蓋字華宗，雁門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
 于齊宮，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
 北陳二郡太守，負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
 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
 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
 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高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
 授蘇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
 入朝，表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
 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
 帝已至，臣一居山領氣，十載於茲。夫馬之壽。」

特進臣魏徵上

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衛文

劉權

樊子蓋字華宗，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
 工部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
 北陳二郡太守。貞外散騎常侍，封宜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
 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
 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
 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高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
 授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官從事。十八年
 入朝，表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今還任。所遺光祿少
 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轉涼州刺史。子蓋言：「
 帝臣臣一居，領氣十載於茲。夫馬之壽。」

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其褒美。乃下詔曰：設官

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

於後。共治天下，實責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勁。晉副符西服，
 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身。豈逾其
 性，故能治績克章。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
 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郵，
 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
 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
 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
 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渥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
 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守人之盛績。有

國之良臣巨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且識此心六年帝遊夏宮隴川宮又云徵幸河西子蓋傾望鑿空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其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百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遠東之役得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揚立威作逆來逼上成子蓋追河南蒼治表弘策逆事之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下及西王少育不恭子蓋又

國之良臣巨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且識此心六年帝遊畋隴川宮又云故幸河西子蓋傾望鑿與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百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宜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遠東之役得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為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揚文感作逆來逼三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孫百有年子蓋又

斬之注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負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不仰視文感每盡說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文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述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員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文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今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

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
陪宴積翠宮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即以
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
鴈門車駕爲安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
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
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安圍因垂位
願暫使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
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
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
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劼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份
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份水
之北村鳩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
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庚
信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

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
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即以
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官至于
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
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
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
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
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
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
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郝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份
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份水
之北村鳩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
之雖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
俱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悲傷者久之顛謂黃門侍郎裴武

曰子蓋臨終有何語年對曰子蓋為官惟廉而已取帝聞而
息今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蓋曰景
會葬葬者萬餘人武成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佗
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
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
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
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
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
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
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
所部應機奮擊以弱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
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孰竊騎說渡江
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

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
位上開府尋拜蘄州摠管未幾徵拜左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摠
管從晉王諱擊安歛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
化以備胡湯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摠戎塞表胡虜清塵秣
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
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
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出猛氣
無前但物不遂心僮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
早同膠漆久而劘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即迷
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
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巨
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脩庶得自効謬其入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
閑宮懋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旣之名賢飛蓋

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
位上開府尋拜蘄州摠管未幾徵拜左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摠
管從晉王諱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
化以備胡湯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摠戎塞表胡虜清塵秣
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
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
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出猛氣
無前但物不遂心僮俛從事母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
早同膠漆久而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即迷
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
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巨
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脩庶得自効謬其入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
閑宮懸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旣乏名賢飛蓋之

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林鳥鳴三賢形女疾首祥符書
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網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
載三陽毳帳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辱
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鴛鴦寒無致遠之用朽
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
賑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
列於卒伍預聞拍蹤之規得免遐邇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
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澤
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萬籟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
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
叶商皓豈在管彘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爵六經
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
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
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竊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得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慕容
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
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
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
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
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
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須水兩軍
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慕容良等良列陣以
待兵未接良弃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
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
嘗賜祥詩曰伯明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
早擿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
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
日塞兩關之路據倉廩阻河百姓有足人亦衆矣公竭誠奮一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秦
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
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
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
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
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
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須水兩軍
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基良等良列陣以
待兵未接良弃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
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
嘗賜祥詩曰伯明天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
早擿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
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
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膏足人下衆矣公竭誠奮一

克定詩不云乎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
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
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閒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
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
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
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
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今祥兄雲字世高弟
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
將武當縣公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元寶周涼州刺
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
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
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
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叅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

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
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
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
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
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輿徒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
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
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
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推
危偲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
韓微之等親所聞見言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
非豈關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
行本出入宮省自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綱紀
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統整疊恥何所逃愆巨謬膺朝寄不
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故之寺請付大理上書納之

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其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輿徒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辛酉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穀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綱紀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統整疊恥何所逃愆巨謫膺朝寄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故之等請討大理上嘉納之

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壽每遇賊為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今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勸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擇敏為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洩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為定州總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迴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

州刺史以義臣龍襄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干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深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實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主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摠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不錄二壽初拜朔州摠管賜以御不

州刺史以義臣龍裝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干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宗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深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志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摠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音不錄二壽切拜朔州摠管賜以御不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摠管李景熙漢王將喬鍾人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時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誓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為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

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
渾主於覆秦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
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
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
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
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
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
討之不能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六破士達斬金稱又
收合降賊八旦于甄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
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
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與勢
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撫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
賜以萬釘寶帶稍更開府儀同三司上封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

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
渾主於覆表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
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
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
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眾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
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
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眾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
討之不能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六破士達斬金稱又
收合降賊八豆于甄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
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立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
將軍立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與勢
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擢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
賜以萬釘寶帶稍更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

京兆尹稱為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于
州蠻反立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
軌郢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立監督之俄
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
史以鎮撫之立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立單騎造其營謂羣獠
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
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
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
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立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
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
帝謂立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
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
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
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立獨全眾而還拜余

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諱留守京師拜爲京
光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揚玄
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楊素策焚其骸骨夷
其坐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由有伏兵請於陝縣
泂涿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賢子所及
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
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
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
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
揚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
辜主董率能羅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
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
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
宇文述來護兒等發兵至玄感懼而西逃玄遣通議大夫斛斯

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諱留守京師拜為京
光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且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揚玄
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極楊素策焚其骸骨夷
其坐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由有伏兵請於陝縣
必保東下直趣何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賢子所及
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
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
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
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
揚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心
事主董率能罷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水碎如或大運
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
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
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逃玄遣通議大夫斛斯

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陵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
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
乃下詔曰逆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
裏奮擊摧破醜賊且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在光祿大夫賜以良田
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
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守勇夫重閉此
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
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音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賄賂公行
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
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卧以鎮之朕為國計義
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
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
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執齋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

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
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
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諱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
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
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
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
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
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
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
路無壅當拜司農卿加任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鄒
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
先乘軍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
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
首權言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徽又密遣人齎書誚權稱四方

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
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
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諱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
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
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
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
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還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
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
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
路無壅當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
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
先乘軍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
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
首權言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微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
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誦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言無
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微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
末羣雄並起世微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晉爲兗州賊
帥徐圓弼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
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
勤亦懋哉楊諫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
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
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
圍頌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惟楚
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覲
觀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列傳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 斛斯萬善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醺賓客恒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父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

列傳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 斛斯萬善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醺賓客恒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父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

祖每伺高祖之隙區區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為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後圓通以行軍摠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摠管長史尋轉并州摠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曰高祖善

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
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
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
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摠管
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
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
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
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
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官謁者兵曹承
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
卒於梁州摠管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
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粥鬻之妻斬
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

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摠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官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摠管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粥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

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突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爲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音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

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摠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齋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摠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母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盡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

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漏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母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上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信也後數告變尚書丞嚮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涼縣遇江東反揚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凌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比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嚮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之對曰麥且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

枝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見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二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貴郎將錢士雄子孟金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節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比其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義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龍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貴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

枝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見女手中平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貴郎將錢士雄孟金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輿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節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子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子傑嗣金義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子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貴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牙郎錢傑素交友一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述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沈光字摠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跣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杙為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

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
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
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
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緇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
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
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
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結義勇將為
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仕之
令其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
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讎
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
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
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
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助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

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
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
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
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緇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
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
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
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持義勇將為
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仕之
令其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
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賊
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
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
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
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助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

將發時晨起龍臺光語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也
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健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
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
事發不及被甲即籠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
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
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為所害麾下
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
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
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譏其言而壯其
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
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
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
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

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
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
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
於黔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
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
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
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涇
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
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莫敢死士五百人邀
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
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揚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雒護兒勒
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
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斬越平壤高元
震懼遣使執叛臣引以政詔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

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莫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揚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引以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詔護兒旋師護兒自稱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乎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與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若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言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闔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為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亦貴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詔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高俱羅焉頌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

步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諱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
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
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
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
素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自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
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
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
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
凶暴虐其部下今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其眼有溫酒不
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此
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
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變患轉爲安煬刺史咸餘遷趙郡太守
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康有舊與相往來又從郡多所請
物以貢獻帝不受

峴然之時枉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二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涿求國月餘而至涿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徽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虜兩賊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逐其都邑渴刺兜率眾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烏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司金紫光祿大天等之策以爲備遠左光祿大夫明年亦復

峴然之時枉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以海擊涿求國月餘而至涿求入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誚軍中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偈刺兗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虜兩賊其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逐其都邑偈刺兗率眾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偈刺兗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偈刺兗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擊破其柵斬偈刺兗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司金紫光祿大夫

遼東稜為東萊留江也之威之作也稜率眾萬餘人擊元斬立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五讓眾將十萬據都梁官臨海為國難者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龍襄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賊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衛將軍復度清江擊言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稜守江都積集眾稜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墓下表其送喪慟感行路者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言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起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諱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書右丞神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遠東之役以功如

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
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齊并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
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
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
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
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
嘗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
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
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
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
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
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
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音溺死焉時年五十三三子莫不
痛惜之在唐解斯書聖一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

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
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齊并御榻問以方路辯論取賊形勢帝稱
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
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
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
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
嘗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
擊之所在皆捷深爲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
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
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
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
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
重甲敗後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音溺死焉時年五十三諡賁不
痛惜之在陳解斯苦望一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文

感頻戰有功及亡感賁是萬善與數騎追及之文感窘迫自
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雁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也破乎
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
敢逼城十許日音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時有
將軍盧思范賈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
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方曹劉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
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見之
輩定和鑑杖之倫皆一時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
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曹之願快
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各豐王辯
殞身勅敵志實動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
子立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列傳第二十九

